



穆巴拉克



卡扎菲



萨利赫

末路政客何处去

◎ 文 / 和静钧

丘吉尔曾说过：“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残酷地对待他们的领袖。”不敢肯定这位英国前首相是否受过如此“礼遇”，但二战胜利后，英国选民的确无情地抛弃了擅长带兵打仗的首相丘吉尔，“逼”其挂个议员的身份，过近乎退休隐居的闲人生活。

然而，我们完全敢肯定，世上的确有一群这样的政客，他们身陷穷途末路，下场凄惨，绝非像丘吉尔那样叼着雪茄优游于江湖。他们或被盟友抛弃，或流亡、受审、入狱，甚或被处以极刑。齐奥赛斯库夫妇被乱枪行刑后葬于荒野，尸首被人多次凌辱；皮诺切特晚年灰暗，遭多国拘捕，垂暮之年仍受到异国监牢之苦，临死前一刻还被本国法院传唤；乌干达“吃人总统”阿明携妻带儿逃亡沙特沙漠，最后穷困交加，客死异乡。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曾被视为中东“枭雄”的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末路政客们，会被他们“伟大的民族”

赐予怎样的“命运结局”呢？

穆巴拉克会被判刑吗？

2011年2月11日，83岁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下台。

在军用直升机的护送下，穆氏及亲信们“移步”到西奈半岛沙姆沙伊赫的一处城堡式别墅里，别墅外军警戒备森严。从那时起，“为国服务60年”的埃及“法老”穆巴拉克，便处于军方控制下的“内部流亡”状态。

穆氏的下台，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传闻中的穆氏家族海内外数百亿美元资产，更是惹恼了埃及年轻人。

穆氏开始称病。美国情报部门也称，穆氏“病情很重”，数次晕倒。

一位名叫阿穆德的红海城市的教师，非常同情穆巴拉克的处境，对记者说：“穆巴拉克病得很重，他患上癌症。”的确，穆氏曾在德国做过手

术，但传回国内的消息是做“胆结石”手术。这是埃及任何小医院都能做得很漂亮的手术，何需远赴德国治疗？坊间传穆氏或患上另外的病。

国内压力越来越紧，检察部门已经准备正式控告穆氏及其妻子。调查官前来讯问穆氏时，穆氏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但到了4月上旬，检方还是不顾穆氏躺在病床的事实，宣布对他正式逮捕。虽然没有移步监狱，但逮捕令能让调查官随时到病床前审讯穆巴拉克。接着，调查官也宣布了对穆巴拉克妻子的逮捕令。

5月17日，即将面临法院审判的穆巴拉克夫妇终于发出了“悔过书”，为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犯过的罪行忏悔。穆巴拉克的妻子表示，她愿意把自己名下的多处别墅及上亿美元的存款交回给国家和人民。尔后，法院裁定暂时释放穆巴拉克妻子。

5月20日，官方传出穆氏心情很糟，近乎崩溃，急需心理治疗。“目

前，穆巴拉克身体状况稳定，但精神健康却在恶化。”医院称，“穆巴拉克现在需要的不是外科医师，而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穆氏素有“沙漠坦克”、“埃及推土机”之称，其钢铁意志非常人能比。然而，这一场大变革风暴袭来后，穆氏虚弱了。

在穆巴拉克下台前，曾有埃及民众对法新社记者说：“以前的总统上台了总要没完没了地打仗，穆巴拉克来了，埃及再无战争了。光凭这一点，他就有资格继续当总统。”

的确，假如穆巴拉克功成身退，他就会被人们供奉于神堂，成为埃及精神的法老。然而，他占着高位不想下来。不仅不想下，还动了世袭之念，想让其儿子当接班人。穆氏统治30年来，埃及GDP增长了6倍，然而社会发展的成果，却落在了与其权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手中，致使贫富差距悬殊，腐败横行，大部分国民赤贫和受排挤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失业率达16%，社会不满俯拾皆是。

但是，军方否认了一些传媒的猜测报道，称根本没有什么“穆氏家族只要把贪污掉的巨额财产交还国家就可保他不再受司法指控”的协议。军方称，他们绝不会干预司法部门的独立调查与判案。

穆氏如病情不恶化，就免不了被送上法庭受审。83岁的穆氏，似乎只剩下“在有尊严的生病中死去”和“失去尊严被拖入司法程序中慢慢死去”这两项选择。呜呼，谁能料到“法老”穆氏会有如此下场？

卡扎菲是否将步拉登后尘被空袭“斩首”

英国《卫报》2月底时断言，卡扎菲“要么杀人，要么被杀”，别无他路。5月中旬，一度传来卡扎菲在

北约突袭中遭到“斩首”的消息，后因卡扎菲在电视上露面而“证伪”。在这之前，卡扎菲最小的儿子赛义夫和两个孙子，均死于北约的突袭。在那次致命打击中，北约的目标显然就是要他的性命。当时，卡扎菲一家正在那座建筑物内聚会，凑巧的是，卡扎菲很快便离去了，等到北约战机飞来时，那里只剩下他的小儿子一人和数位孙子女。

若算上上世纪80年代美国轰炸利比亚时炸死卡扎菲的养女，则卡扎菲一家有十万个理由对西方仇恨入骨。但是，在4月份卡扎菲写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信中，依然称奥巴马为“我们的孩子”。考虑到奥巴马的父亲是非洲人，因此奥巴马被卡扎菲称为“我们的孩子”，逻辑上是成立的。

吃驼肉、喝驼奶、住帐篷、娶杀手，在非洲，卡扎菲俨然就是个天然的领袖。因此，一度被认为在席卷全国的示威抗议面前会不堪一击的卡扎菲，直到5月中旬，仍牢牢控制着首都的黎波里和其周边地带。

卡扎菲曾经的部下走的走，逃的逃，留下来的只有他的子女和部落忠诚的民众。一开始，他的内阁集体辞职，石油重镇、东部城市班加西也落入反对派之手，此后，外交部长出走英国，5月17日又传出他的石油部长也逃了。

据称，今年2月民众起来抗议之时，死于卡扎菲军队的“机关枪、坦克、飞机”下的示威者已经超过1000人。这招致安理会决定把这一暴行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以“反人类罪”展开调查，其后就有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法、英、美等国开始围殴卡扎菲。一时间，利比亚上空“战斧”导弹如电袭来，“幻影”战机如风呼啸。而过不了多久，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也要送达了。

“没有人愿给卡扎菲退路，这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一位英国国际政治学者说道。国际社会先是给他禁飞令等国际旅行限制，后又冻结了他的资产，现在国际刑事法庭又要布上全球通缉的网。卡扎菲即便不想对抗，也只能对抗到底了。只要国际社会不出动地面部队，卡扎菲所控制的地盘，暂时就是安稳的。

美国、法国、英国等正与班加西的反对派轮番协商，一旦一揽子“交易”达成，卡扎菲就有可能被北约空袭“斩首”，就像美国人对付拉登一样，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毫不手软地将其除掉。

以“基地”作掩护 萨利赫不怕奥巴马

在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相继被赶下台后，也门总统萨利赫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由海湾合作委员会兜售并得到美国和欧盟背书的交权协议，在今年5月初离签署就差临门一脚时，萨利赫不干了。这位在最穷的阿拉伯国家也门的权力最高位置上坐了34年的总统，辩称他不是不签署，而是要以党团首领身份签署，因为按照宪法，他没有资格以总统名义签署任何国家权力让渡协议，假如他私自让渡国家权力于某一人，无异于一场政变。

这场变故，使萨利赫没能成为中东抗议风潮四起之后第三个被赶下台的总统，也门反对派抗争了二个多月的要求萨利赫下台的行动也暂时受阻。按照协议，萨利赫将把权力让渡于副总统，然后国家很快举行大选。因此，这份协议差不多成了萨利赫今后可以不受任何刑事追究的免责协议。

可萨利赫不愿放权，并称一旦他这样的“强人”不顾国家利益走人，



卡扎菲之子在伦敦富豪区购买的价值 1000 万英镑的豪宅

“基地”就将接收这个贫穷国家，使之成为威胁全球安全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大本营。在这之前，盘踞在也门沙漠地带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声称有能力独立发动大规模恐怖活动，并实施过美国客机未遂炸弹恐怖事件。

卡扎菲也称，拿着武器杀政府军的反对派武装，其实就是一群“基地”恐怖主义分子。的确，在反对派阵营缺少一个核心组织或核心领导的情况下，所有心怀不满或别有所图的人，均可以竖起“反对派”的旗号。

因此，“基地”恐惧症成了推进中东民主、驱逐萨利赫下台的最大障碍。萨利赫宣称，拉登死后，“基地”的威胁更大了，“阿半基”有可能成为独立且最大的恐怖组织。言下之意很明显，拉登活着时他不能放权，拉登死后，更不能放权，除非美国特种兵先把隐匿于各个角落的所有“基地”头目像杀拉登一样干掉，我们才真正听你奥巴马的。

不断有萨利赫如何血腥镇压抗议

者的消息传来，而萨利赫自认为想进入他的资源贫瘠的国家里“伸张正义”的外人并不多，甚至近乎于零。但萨利赫不是卡扎菲，他没有在北约的枪炮下四处躲命的可能性。他害怕本国的军方和民众。

5月21日，再一次传来萨利赫“爽约”的消息，临签署“和平交权协议”数小时前又生变故，萨利赫说，“基地”将会占领也门，而我的退出，根本不意味着和平。

追讨末路政客的 不义之财才是正题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其政治学名著《君主论》中告诫后世君王：“最遭人憎恨的事莫过于君主贪得无厌，侵犯其属民的财产和女人”。“君主绝不能染指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往往会很快忘记父亲的死，却不会忘记其遗产的损失。”

古往今来，有多少奋斗到权力顶峰的政客，罔顾马基雅维利的警告而

下场悲惨。大中东地区革命风潮中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本·阿里、穆巴拉克及卡扎菲，他们沦落到今日之境地，谁说与贪财无关？除去政治上似是而非的道义纷争，一场彻底的革命乃是产权和法治之革命，本身就是讨还债务的系列剧，革命在追讨债权成功后才会结束。

美国驻突尼斯大使在发回美国的外交密报上称，本·阿里政权贪腐严重，其夫人及家族之贪，连半美元之利也要与民争夺。有报道称，本·阿里家族至少贪了20亿美元，阿里夫人生活之奢侈，连早餐都要从法国空运。据说在仓皇逃往沙特之时，还卷走了1.5吨的黄金。

激怒了埃及数百万示威者的穆巴拉克及其家人的净资产至少为50亿美元。一些媒体报道认为其家族资产多达400亿美元。国际反腐组织则称，穆巴拉克家族在海外有700亿美元资产。

可是，这些末路政客，一般都不会如实向人民交代他们多年贪腐的财产藏于何处。在沙姆沙伊赫处于“内部流亡”状态的穆巴拉克，还托人发了一个“廉洁”声明。此外，贪腐钱财一旦转移到海外，会给追讨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从技术角度看，查寻境外资产，一般要通过外交途径或国家间刑事司法协助协议规定的程序，但提交这类请求时，至少要让资金流入国（接收国）相信，确有一些不义之财进入了本国的某些领域。光是泛泛地提出“地毯式”搜查要求，一般会因证据不足而被婉拒。

而这些“失人”、“失财”的事例一再表明，对于一个国家，只有建立一种公正、透明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第一时间遏制“不义之财”产生和外流的风险，追回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资产。■